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第五十八回 清苑縣馬俊單行刺 風雲莊義結鄧九公

上回書說到清苑縣馬俊行刺，夏九齡訪案。在小飯館吃飯遇見一個小孩兒，他說離此地不遠有個鄧家堡，他就是那兒人氏。他的祖先是山東平陰縣人，父親姓鄧名龍字九公，人稱寶刀手。老英雄有一個滾珠寶刀，在武林中頗有大名。小孩叫柳影鄧玉，因為自己腿快。鄧玉一提，九齡一抱拳：「您原來是鄧少俠客，失敬失敬！」鄧玉也趕忙答禮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提起來為我父親丟臉！」九齡細問：「鄧賢兄，你到底有什麼難言之隱，為什麼要摔酒杯長歎呢？」「唉！別提了。因為我父親最好閒談，好下圍棋。離我們這兒不遠有座大廟叫菩提寺。寺內有兩位方丈，一位叫降龍羅漢寶闊，另一位叫伏虎羅漢寶月，還有我父親的一個朋友，他們都是好下棋的主兒。我父親今天又到廟裡下棋去了。我父親養著一匹好馬，叫『千里雪內一盞燈』，這匹馬是白馬，雪霜白，唯有在它腦門兒門鬚的下面有茶碗口大的一塊黃月光。這馬上譜，夠八駿圖之一，有千里的腳程！我乘父親不在家，把這馬拉出來騎了一騎。」

其實鄧玉沒有別的意思，就是騎著玩一玩，兜兜風。他把馬韁好，扳鞍認鑲上了坐騎，一加鞭，這馬不但跑得快，還穩當。一溜煙出去就十幾里地，眼前出現一片大樹林，馬剛把步放開了，正有勁呢，走到這大樹林邊上。沒想到從大樹林裡拋出來一件長衫，「撲」地一下把馬頭給蒙住了。千里雪內一盞燈正走著呢，突然一個黑東西把腦袋給蒙上了。這馬一聲嘶鳴，前蹄一立，鄧玉猝不及防從馬上就掉下來。鄧玉爬起來一瞧，打樹林裡出來有二十多人。過來一人把這長衫拉下來，有人就把馬拉到樹林裡去了。這個人把長衫穿起來，絨繩一係站在鄧玉面前樂了：「哈哈哈哈哈，兄弟你好啊！」鄧玉一看，是熟人。西南有個村子叫風雲莊，莊主姓雷，在這一帶很了不起。大爺叫千里飛來雷煙，那足夠一位俠客的身份，揮金如土，仗義疏財，交朋友血心熱膽，跟鄧玉的父親鄧九公是把兄弟，老頭為人公正。他有個親兄弟，一母所生，可就不成了，叫紫成豹子雷普，專門結交賊人，而且背著他哥哥有些坐地分贓的舉動，賊人作了案就得給他送些錢來。這些雷大爺確實不知道。雷普有個兒子，就是這個人叫鐵爪豹子雷寶。二十多歲，大高個，寬肩膀，一身青，大肚囊，墨臉蛋，青胡茬兒，濃眉闊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還確實有個像兒。這鐵爪豹子雷寶幹什麼來了？由於從小家教不好，他大爺沒兒沒女，對他十分嬌慣。這樣他經常背著他大爺在外頭斷道劫財。但誰也不認為他會乾這種事兒。因為他們家是大財主，他大爺雷煙在這一帶頗有名望。可是雷寶早喜歡上這千里雪內一盞燈了。今兒趕上鄧玉騎這馬，他把絨繩解開，長衫脫下來，一蒙這馬腦袋，把鄧玉摔下來，底下人把馬牽走了。

現在鄧玉一瞧：「啣喝！雷寶哥哥。」過來就行禮。「起來吧，哈哈，兄弟，幹什麼去？」「我父親不在家，我把馬韁上，惦著騎上溜個彎兒，沒想到碰上哥哥您了。」「噢，這馬是你的？」「可不是我的嗎！」「不對！這馬是前幾天我丟的，沒想到你騎著呢。到現在我把馬得回來了，才瞧見你。嗨，你怎麼偷我馬呀？」雷寶把臉就沉下來了。鄧玉一聽，這是哪兒的事啊！便急忙解釋道：「雷寶哥哥，我父親跟你大爺都是好朋友，咱們都是好弟兄，成天見面，馬是我家的。我們家有這匹馬的時候還沒有你呢！」雷寶聽了一要橫：「這馬腦門上哪寫著是你們家的？我看著好，就是我的！」「那你不講理！」「我可不是不講理嗎，不過不講理不是一半天啦，早就不講理！你要幹什麼？」「幹什麼？馬是我的，你給搶去，不成！」「不成怎麼著，還要動動手嗎？」說著話把辮子盤起來了，把長衫往絨繩上一掖：「鄧玉，來吧！」鄧玉往上一趕步，右手一晃面門，「撲」就是一拳。鐵爪豹子雷寶一揪鄧玉的腕子，一抖把鄧玉就扔了個跟頭：「哼！你還要動手，別說你，連你老子都不成！告訴你吧，這馬歸我啦。走！」柳影鄧玉一想這可糟了！我背著父親把馬騎出來，要叫我爹知道准不行。相反的這馬叫雷寶拉去，這是敲竹槓啊！有心找盟叔雷煙去，可是雷煙跟我爸爸在一塊兒呢。這樣，自己把土擲了擲，奔金官屯來了。

鄧玉把事說完了，九齡問他：「咱們哥兒倆一見如故！兄弟，那你打算怎麼辦呢？」鄧玉想了一下，說：「我想，我找他大爺雷煙是不行，因為他大爺跟我父親在一塊兒，叫我父親知道我非挨罵不成！不如今天晚上我到雷寶他們家，把馬偷出來得了！」

「他們家離這多遠？」「不算遠，從這兒往西北，幾里地就到，叫風雲莊。」「他們家你認得呀？」「認得！我淨去呀！」「這雷家全結交什麼人哪？」「我這盟叔雷煙，他是一位老英雄，七十多歲，循規蹈矩。可是他二弟，就是雷寶他爸爸胡作非為。他們本身就打家劫舍，坐地分贓，凡是賊人，背著雷大爺全上他們家去。當然雷大爺在家，那是一正壓三邪。可是雷大爺不在，他們可什麼人都交。」「兄弟！咱們哥兒倆一見如故。我幫著你偷馬怎麼樣？」「那我謝謝！我還沒領教兄台您……」「我跟你說，你知道城裡頭欽差大人駐馬了？」「聽說了！奉旨的欽差大人奔四川，開倉放賑。」「我叫多臂童子夏九齡。我跟我的師父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，還有我的幾個師兄弟，我們爺兒們都是隨行衛員辦差官，保欽差奔四川。昨天晚上有大膽的賊人紅毛禿頭狸子馬俊到公館行刺，我訪案來到這兒。你說說雷家能不能容留這馬俊？」柳影鄧玉點了點頭說：「當然有可能。對了！馬俊是不是還有個叔叔叫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？」夏九齡驚奇地問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「他跟雷家有交情，這馬亮當年還上我們家去過呢！」「噢！」

兄弟，這是真的嗎？」「那沒錯！好吧，你幫著我把馬偷出來，我幫著你捕盜拿賊。」「好哇！兄弟。」吃完了飯，夏九齡付了飯帳，哥兒倆從「蓬萊春」出來了。在街上鄧玉買點東西，買了幾根麻繩，一斤多棉花。夏九齡也不知他幹什麼。

走出村子往北，有個大樹林，這時太陽已經往西轉了。兩個人到樹林以內，越聊越近。鄧玉挺高興：「夏哥哥，你是官人，我不應當高攀！但我想跟你拜盟把兄弟，不知道你樂意不樂意？」九齡說：「兄弟你要瞧得起我，我願意跟你結為金蘭之好！」兩人一敘年齡，九齡大點兒，鄧玉跟九齡撮土為香，衝北磕頭，結為兄弟。夏九齡把杭州播、下江南這些事跟鄧玉一提，鄧玉都聽直眼了：「哥哥！將來對了機會，您得幫著我跟你那位師父、童俠客見個面，我也好立點功呀！」「好吧兄弟，對了機會我一定給你介紹。」

哥兒倆靠著大樹稍微一迷瞪，天交初鼓，收拾一下東西，從樹林裡出來了。

柳影鄧玉只聽夏九齡說，不知夏九齡的能為到底如何？但他知道自己腳程比較快，就說：「哥哥，咱們得快點走啦！」九齡一想：這把兄弟嘿，他還惦記著考考我！就說：「好啊！」鄧玉畫了一個道兒，哥兒倆站齊了，喊「一二三」就開腿。兩個人一長身，嘿！躡出去都有一丈七八。腳底攢勁，「沙沙沙沙」！沒走出多遠去，九齡一鉤勁，就把鄧玉給拉下了。鄧玉越使勁，拉的距離越遠。鄧玉喊了：「哥哥，您站住吧！」「怎麼啦？兄弟，剛跑上勁來，您怎麼不跑啦？」「罷了！真不愧為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俠客爺的弟子。小弟鄧玉我總認為我腿快，沒想到跟您比一比，哥哥，您比我強得多，叫小弟望塵莫及！」「兄弟，只要下功夫，什麼都練得到。愚兄這個能耐也算不了什麼！」夏九齡很贊成鄧玉這人，說什麼是什麼。

二人來到風雲莊。東村口外有兩條道，一條打金官屯來，是從東南上來的。還有一條道從東北方向來，也就是從鄧家堡來的。這會兒，村裡人差不多都睡覺了。路北是馬號大門，鄧玉不走了：「哥哥，您瞧見沒有，再往西路北大門，就是雷寶的家。」門縫裡透出燈亮來，他們家的家人還沒睡呢。

夏九齡一瞧：門前，一邊有四棵門槐。鄧玉告訴九齡：「這是他們家的走馬門。我要在這兒進去，找找我那千里雪內一盞燈。哥哥您往西，上房的時候您留神！我找著馬，偷不偷都不要緊。我必到前廳去看看您。」九齡點頭：「好了，兄弟，你多加注意吧！」兩個人分了手，各自上房。鄧玉一打手勢，奔了馬房，夏九齡躡縱跳躍，奔雷家來了。越過了幾層跨院，來到了正院的北房，搭上中脊往二道院看：東西廂房各三間，有跨院，有箭道和角門。北院前出一步廊，抄手的游廊，朱紅油漆的抱柱，這才是大客廳。廊簷下站著三、四個家人。往下瞧：屋裡燈光明亮，照如白晝。迎面是架几案，八仙桌兩邊有椅子，牆上有挑山對聯，名人字畫。八仙桌上首坐著一個人，大個兒，花白鬍子，花白剪子股小辮，紫臉膛，紫中透暗，花紋的眉毛，金睛疊抱，獅鼻闊口，大

耳相襯；一身藍，煞絨繩，搬尖灑鞋白襪子。下首坐著個人，夏九齡一看正是行刺欽差的要犯紅毛禿頭狸子馬俊。在這邊坐著一個人，大高個兒，寬肩膀，黑臉膛，撇唇咧嘴。就聽這老頭兒說話：「雷寶啊，這不你馬大哥也在這裡，你這孩子辦的這個事可不怎麼樣！你要好馬，不會到鄧家莊找你大爺鄧龍，直接給他磕頭，『大爺，我喜歡您這馬，您給我得了。』你大爺就能把這馬送給你。因為咱們跟你大爺鄧九公有交情。說真的！你搶鄧玉這孩子的馬就不對。人家的馬，你搶算怎麼回事啊？前幾天你大爺還跟我提過，說你這孩子背著我在外頭劫道，干犯國法，這哪兒成啊！你比不了你馬大哥，你馬大哥有本事，敢在保定府清苑縣行刺年欽差。不過，你也是奉命而乾的。你馬大哥今晚在咱這兒落腳，明天就走。你呀，別給我惹事，明天把馬送回去！」夏九齡一聽：「噢！馬俊在這兒呆一夜，明天就跑。我一定要想辦法捉住他！再一看：就鐵爪豹子雷寶跟紫面豹子雷普談話，雷大爺雷煙不在家。

這時候，底下人進來稟報：「二爺，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馬老義士爺前來拜望您哪。」「有請！」院裡頭有人樂：「哈哈，二弟，咱們大爺在家沒在家啊？」「沒在家。」「那我就放心多了！」夏九齡一看不錯，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來了。馬俊在清苑縣行刺這件事轟動了城裡城外，馬亮早就得消息了。他這通罵呀：「這混蛋！打草驚蛇。這不要了我的命嗎？你宰不了年羹堯，反而讓他有了防備，再下手可就不容易了。這小子，什麼都不懂啊！」

這樣他來到風雲莊，他准知道馬俊在這兒呢。他又怕雷煙雷大爺在家，那多麻煩。等他來到門口，門洞裡有七八個家人，都在這說話哪。有一位就說：「你們聽說了嗎？咱們家少爺搶了人家鄧老俠客少爺的馬。這不是招事嗎！」

寶刀手鄧九公鄧老俠客爺跟咱們大爺是朋友，人家哥兒倆沒的說。沒想到他的姪子會搶了人家兒子的馬，這還不如到鄧家莊跟人要馬去呢。咱們大爺沒在家，他搶人家馬這是漏子！您瞧見沒有！這禿小子馬俊來了，咱們大爺在家就許把他轟嘍。聽說他上保定府清苑縣行刺去了。他行刺跑咱們家來，明兒官人來了一逮他，咱們家可就要打窩主的官司。你說，咱們安分守己的家，招誰惹誰了！」「嘿，大哥，您說的還真不假！馬俊這禿小子一來，那老禿子就許跟來呢。」馬亮在外頭一聽：嘿！罵我哪。「這馬俊不是玩意兒，那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更不是玩意兒！明兒他們老爺兒倆上咱們家來，咱們家就快倒霉了。」「一點都不假！」「啪啪啪」，「誰呀？」「我是馬亮啊。是你們眾位罵的那位！」「哎喲喝！馬老義士爺！我們這兒背地裡說閒話哩。老義士爺您可別往心裡去！我們罵那老兔崽子不是您哪。」「嘿！背著罵我還可以，怎麼當面還罵我呀？」「不是，我們罵走了嘴了。老義士爺，您多原諒。」大爺在嗎？」「大爺不在，下棋去了。」「告訴二爺，我來了。」這才請馬亮往裡去。

馬亮過了二道院來到院中：「二爺哎！哈哈，哥哥我給你添麻煩來了。」

雷普、雷寶，馬俊都出來見完禮了：「兄長，請請！」來到大廳內，馬亮一屁股就坐在雷普那兒了，雷普在旁邊陪著，馬俊和雷寶在側座一坐。「來呀！給老義士爺沏茶。」家人們都不樂意侍候。「馬俊，我就知道你在你二叔這裡住著，給你二叔添麻煩。你上保定府清苑縣行刺去，咱們是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！可是你就沒想到嗎？要行刺就得猛雞奪喉，一戰成功。你怎麼打草驚蛇呀？你這一來不要緊，咱們爺兒倆行刺都費勁了。你這孩子一點經驗閱歷沒有！」馬俊低頭辯解著說：「我打聽到董海川不在公館裡，就他這幾個徒弟算什麼呀！沒想到還真扎手，我險一些被擒住。我哪兒知道他們這麼厲害！」馬亮一撇嘴：「厲害什麼，你要等著我嗎！不就是童林那幾個徒弟嗎，哪個真有能耐？都是飯桶，馬勺的蒼蠅混飯吃。你不應該怕他們。這事兒，咱們爺兒倆得一塊辦，你給我巡風，我來下手才對啊！」馬俊聽完忙說：「叔叔您說得對！還是您智多會算，我聽您的了。」馬俊一捧馬亮，馬亮有點犯暈。一犯暈說了出話來就沒譜了：「他小兒童林算什麼！他見著咱們也不敢跟咱們論輩兒啊。誰不知我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跟他師父尚道明、何道源是朋友啊。哈哈，他童林是晚生下輩啊！」

夏九齡在旁邊聽著就有點兒生氣。心說：你說我兩句沒關係，你侮辱我的恩師，什麼我師爺跟你平起平坐。九齡氣往上撞，「嘩楞一抖鏈子槊，從丹田一聲喝喊：「呔！欽犯馬俊、馬亮，你二人背地朗言大話，胡說八道！少俠客爺多臂童子夏九齡在此！」「啊！」屋裡燈「撲」地一下就吹滅了，「呼啦」一下全出來了，「噹楞楞」軍刃作響。夏九齡飄身下來。馬俊一瞧：「好小子！公館行刺圍截我的就有他。一伸手將自己的純鋼峨眉刺亮將出來，飛身一躍，捧刺就紮。九齡上右一滑步，左手鏈子槊「嘩楞」一纏，右手鏈槊「喇」奔馬俊的太陽穴就砸。馬俊往下一矮身，九齡就勢臥下腰去一個搬尖腳，正踢在馬俊的下頰上。「哎喲！」險一些把這小子的下頰給踢掉了。

其實，九齡的功夫很好，比馬俊強多了。在公館七個人拿不住馬俊，是因為人多蓋塌了房，大家只想自己立功，沒考慮到配合捉賊。現在馬俊一輪招兒，紫面豹子雷普把臉沉下來了：「哼！娃娃大膽，來到我的家中，竟敢傷我的賓朋！」九齡高聲喝喊：「你窩藏要犯馬俊、馬亮該當何罪？哪裡走，你敢拒捕嗎？」刷起鏈子槊，「嘩楞——」，奔雷普的腦瓜頂就砸了下來。雷普上右步一閃身，左手一叨他的兩條鏈，右手掌在夏九齡的肩頭一對拍，「啪」地一下，一掌把夏九齡打了個跟頭，飛身形過來，腳尖一點夏九齡的腰眼兒：「捆！」雷寶過來，抹肩頭攏二臂，四馬倒攏蹄，把夏九齡給捆了。然後把鏈子槊往他身上一圍：「爹爹，如何處置？」「來呀！把他搭到跨院。」馬亮過來了：「哈哈，兄弟，這夏九齡能往跨院搭嗎？」「哥哥，怎麼了？」

「這是官人哪！官人和咱們冰炭不同爐，不是咱們殺他，就是他殺咱們。逮住就得宰！」這雷普是個沒有見解的人。要是殺了夏九齡，將來人家官人找了來，馬俊、馬亮拔腿就跑了，哪兒找他們去？你呢，躺著的地，站著的房子，住家有門，開舖子有板，你是這村人，跑得了嗎？所以雷普糊塗就糊塗在這個地方。

雷普一聽：「宰他倒是可以。不過，大哥不在呀！要在我們家里宰人，我哥哥同意嗎？」馬亮著急地說：「二弟，大哥要回來就壞了，還能讓咱們把他殺了嗎？咱們弟兄是英雄，在這個小小官人面前還能栽了跟頭不成？再說，等大爺回來了，把他給放回去，他帶著官兵到風雲莊來一抄咱們，那還不吃官司嗎？這叫放虎歸山，終究成禍啊！兄弟，你說，我講的對不對啊！」

雷普點頭：「嗯，倒也不錯。」雷家的家人，大部分受大爺雷煙的熏陶，跟雷二爺可不是一個心。他們也琢磨：人家這孩子是個官人，是上咱們家來了。馬亮他說宰，您就讓宰呀？二爺雷大爺糊塗啊！可是底下人誰敢提呢？這是二莊主爺。咱們說好了到沒事兒，說不好，挨一頓罵不說，叫咱們捲鋪蓋，咱們就得走哇！家人只能是唯命是從，不敢多言。這時，雷普又有些猶豫。

馬亮可催上了：「你聽哥哥我的，沒錯！我什麼時候給過你瞎馬騎啊？」雷普一聽，下決心了：「哥哥說得對。來人哪！」那幾個家人走過來：「侍候二莊主爺。」「搭走！把他剝嘍！」家人中膽大的可就說了：「二莊主，大爺不在家，您讓我們殺人，我們不敢！」「什麼不敢，讓你們宰，你們就宰嘛！」馬亮在一旁煽風：「兄弟，看看，你家這些下人，奴欺主哇！你讓他們殺人，他們都不聽，明天叫他們捲鋪蓋滾！」底下人心裡這個罵呀：馬亮這老兔崽子，到這兒興風作浪來了。他非要把咱們家鬧得家敗人亡不成！這時，雷普把眼睛一瞪：「宰！」「二爺，您散了我們，我們也不敢宰。得！刀給您，要宰您宰！」「好吧！」雷普氣哼哼地接過刀來，一腳把說話的家人踹了個大跟頭。他來到九齡面前剛一舉刀，箭道過來人啦，高聲喝喊：「二弟，大膽！」夏九齡視死如歸，心說：我辦案來叫賊人逮住了，宰了我，師父準會給我來報仇的。九齡低頭不語，忽聽有人大喊，九齡抬頭一看：一個白鬍子老頭，年近古稀，雙肩抱攏，中等身材。身穿米色長衫煞絨繩，河南綢褲子汗衫，挽著袖口，福字履鞋白襪子；赤紅臉，白剪子股小辮，皺紋堆壘，精神百倍。正是大莊主千里飛來雷煙。

雷大爺在菩提寺，哥兒四個一塊下棋。今天晚上怎麼回來晚了？因為寶闊、寶月兩位師父受人家的請帖，最近就要到山西去。這樣，棋友們不知道兩位師父什麼時候才能回來，所以多殺了幾盤。下到半截上，鄧九公心想：不成，我必須回家了。我離開家兩天，鄧玉那孩子還不知道怎麼樣了呢？回去看看吧！寶刀手鄧九公站起來說：「雷賢弟，你接著我這半盤跟二位高僧殺殺吧，我得回趟家！」說完走了。雷大爺沒下幾著棋也琢磨：哥哥回家去是怕兒子惹事兒。可我們那一家子淨是惹事的人，二弟和雷寶也好鬧事。想至此處，雷大爺就說：「二位高僧，我也不能奉陪了。」雷大爺也告辭回家了。來到自己家門口，家人們在門洞的懶凳上坐著呢，都是愁眉苦臉的樣子。

雷大爺剛要叫門，就聽一位家人說道：「我說咱們家招誰惹誰了，咱們大爺怎麼還不回來啊！哪兒有這麼大年紀還是總往外頭

跑，要是大奶奶在，能成嗎？家裡都要出人命了，老爺子還不回來，殺官情同造反哪！」聽到這兒，雷大爺趕緊叫門，「開開！」「哎喲，來啦！」雷大爺往裡一走，底下人「唵啦啦」都圍上來了：「大爺，我們給您磕頭！您快到裡邊瞧瞧去吧！」「怎麼啦？」「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跟他姪子紅毛禿頭狸子馬俊，到清苑縣行刺欽差年大人，現在都跑咱們家裡頭來了。聽說他們把官人拿住了，要殺官人！」

大爺一聽，真是氣炸肝肺！！

老英雄趕緊往裡走，順著前廳的箭道過去，正趕上雷普舉刀。雷普一瞧：「哎喲！」馬亮也嚇暈了，趕緊過來行禮：「哥哥，您好啊！」又忙對馬俊說：「馬俊，你還不過來給大爺行禮！」雷大爺連理都不理，用手點指：「老二啊，你家裡頭有什麼仗恃，竟敢殺官人哪？小小的風雲莊雷家怎敢跟朝廷對抗啊！既然知道是官人為什麼要殺？是誰給你出的這主意啊？這主意，是為你將來日益昌盛，還是要你全家刨墳鋸樹，滅門九族哇？」馬亮聽了忙解釋：「哥哥，不是這麼回事！我這兒正跟老二商量呢，我說咱們綠林人跟官人冰炭不同爐，咱們要捉住他就得宰他。我不敢給出主意，老二樂意宰就宰，不樂意宰就別宰。」「來人哪！把這差官先押到東房去，捆在椅子上，回頭再說！」家人把九齡帶走了。雷煙看了看馬俊說：「我聽說馬賢姪，你是條漢子，你在清苑縣行刺欽差年大人。你有膽子刺殺欽差，我佩服！但我們哥兒倆沒膽子把你們叔姪二人留在我家。請走吧！」馬亮忙說：「大哥，您多原諒！我們爺兒倆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今日打您這兒路過，到您府上來看看你們二老。哥哥，兄弟我們明天就走，絕不耽擱打攪！」雷煙聽罷也就適可而止了：「好吧！既然只住一宿，那麼就請休息去吧。」雷煙又對雷寶說：「帶你哥哥馬俊睡去吧！」又轉身對雷二爺說：「老二！你在客廳等我，我安排馬賢弟也去就寢。回頭咱哥兒倆有話說。」

這樣，雷大爺同著馬亮順大牆往西來，從角門出去往後走，進了一個月亮門，來到一處花園式的客廳。大廳內燈火通明，隔扇門開著。等進來到裡間屋一瞧，雷大爺也樂了，這馬亮真咧嘴。本來現在是盛夏，要說伙計們真向著馬亮！怕他晚上涼，在這牀上給他鋪了三層羊毛氈，還有狗皮褥子，羊皮褥子，最上頭是棉布褥子，人往上一躺，就得把他埋起來，旁邊還擱了五牀大被子。雷大爺說：「兄弟，你瞧，這底下人多照顧你呀！」馬亮也說：「哥哥，要老這麼照顧我，我真受不了！」馬亮心說：「損了嘿，幹嘛弄這麼老厚哇？這要把我捂死呀！」兄弟，你躺下吧。我給你蓋上。這麼大歲數，晚上著了涼也是麻煩事。」馬亮說：「好啦！」馬亮一件一件把衣服都脫了，放到木凳上。馬亮躺下後，大爺一伸手把被子拿過來了，給蓋得很嚴實，嘴還說呢：「還記得有一年，你在我這兒住著，著了涼很長時間不好。」馬亮心說：那是什麼月份？現在是什麼月份？馬亮催促著說：「大爺，您走吧！凍不著我。」雷大爺笑著說：「哈哈，我給你吹了燈。你呢，就好好地歇著吧。」「好了！」大爺說著話，把燈吹了往外走，隔扇門倒掛著。屋裡頭一片漆黑，捂得馬亮直出汗，真是遍體生津。馬亮心說：姓雷的你待朋友就這個滋味啊？好嘞！有你好看了。他唯恐雷煙在外頭沒走，便假裝打開呼嚕了。

他一邊打呼嚕，一邊揭開被子把衣服穿好了。然後奔幾個箱子來了，一伸手打開一個箱子的蓋，往裡這麼一摸，只有兩吊錢，他掖起來了。跟著把第二個箱子打開了，第三個、第四個，幾個箱子裡都有壓箱底的兩吊錢，馬亮把這些錢都裝在身上。然後輕輕推門，來到院中。馬亮心說：姓雷的，你待我就這樣，我非叫你家敗人亡了不可！我趕奔東跨院，把這多賢童子夏九齡給宰了！他是隨行衛員，欽差的官員，這樣一來，我看你姓雷的有什麼出息的？

你非得刨墳鋸樹、滅門九族不可！

一棵苗禿頭馬亮拔腰上房，躡縱跳躍，施展矯捷的身手，來到東跨院的東房。九齡這會兒讓人家拿繩子把他的胳膊腿綁到椅子上，動彈不了，現在屋裡頭一片漆黑。九齡一陣子難過：憑我夏九齡的能耐跟人家莊主動手，一回合我就輸了，看來我夏九齡還差得遠呢！我死不要緊，我給師父丟人啊！

我是奔西北這條道來的，若指望師兄弟救自己這是不可能啊！得了，聽之任之吧！九齡一耷拉腦袋，慢慢睡著了。猛然間，一陣涼風「唰」地把九齡給吹醒了。小英雄睜開眼睛一瞧：喲！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從外頭進來了。這個老傢伙在梅花圈上和師弟吳成動過手，他跟紅毛禿頭狸子馬俊爺兒倆是手狠心黑呀！剛才他就勸雷普宰我，幸虧雷煙來了，人家不讓宰。看來這個小子要嫁禍於人！再瞧馬亮三角眼溜溜這麼一轉，邁步往前來，一臉的殺氣：「哼……哈哈……哎呀姓夏的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。姓馬的要殺你！你別看他千里飛來雷煙武藝高強，他救不了你。得了，你在老太爺的面前就認倒霉，閉眼吧！」他說著話一抬手，「嗖」把靴筒裡頭的匕首亮將出來了，往前一趕步，「唰」這匕首可就奔九齡的胸前來了，眼看就紮上九齡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馬亮覺得有人把自己的脖子給掐住了，出不來氣，「喲！」他沒「喲」出來，跟鳥籠子似的讓人家給提拎起來了。「啞啞啞」

一聲響，馬亮把這匕首扔了。這位在後頭提拎著馬亮出了門，往北這麼一拐，來到東牆下邊。「啪！」往地下一摔，這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就是一個大前栽，險一些把他前臉給他挫平了。「這是哪位呀？」馬亮回過頭一看：哎，是他！嚇得馬亮六魂無主哇！原以為是千里飛來雷煙呢。一看這人，中等身材，雙肩抱攏，土黃布的褲子汗襟，左大襟，粗藍布大褂又肥又大；紫微微的胸膛，劍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垂輪，小辮整扛著，太陽努著，眼眼鼓著，渾身氣燄十足。原來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！「您是童爺爺！」他趴在地上雞叨米一個樣，磕頭猶如搗蒜，擺尾無非乞憐呀！

那麼，海川怎麼來得這麼巧哇？無巧不成書嘛！海川把家務事安置安置，把事情稟明了父母：這一次王爺把我借給欽差大人年羹堯相辦四川，八個徒弟我帶走了七個，請父母放心，三年二載的我不定回得來。又托付了兄弟、弟妹：「你們兩個伺候二老一定要盡心！」童緩兩口子說：「哥哥，您只管放心！家裡事情您就交給我們夫妻了。」把吳成叫過來跟吳成說：「孩子！你的學業我可顧不了，我得出門了。」「師父您放心吧！原來的功夫我還練，跟師父學的那個我也絕不耽誤。再說還有王爺。」「對，你沒事的時候陪著王爺去練功。」海川囑咐好，安置停妥。又來到王府內，拜見了王爺。王爺也說：「海川哪，我不能只顧咱們爺兒倆的私情，當然我不願意你離開我。可是有一樣，劍山的王爺造反，事關重大，要消除這個心腹之患，你放心地去吧！家裡的一切事情，本爵我會好好安排。」海川感動得說：「我就拜託王爺了。」大管家何吉、二管家何春這些人準備了一桌酒席給海川餞行。海川次日成行，腰裡圍好秋風落葉掃寶劍，手裡頭提拎著子母鴛鴦鉞的包袱，絨繩上擱著一塊湯布手巾。英雄打北京城出來，可就順著官站趕下來了。今天天快黑了，才趕到清苑縣，跟一位老鄉一打聽，知道公館設在了東門裡。

大人沒走，海川就知道有事兒，海川進了城門，不遠的路北邊懸燈結綵熱鬧非凡，有兵丁在這把門。海川斷定：這是大人的公館。海川提拎著包袱往裡走，人家本地的官軍到這給攔住了：「站住！」「啊！」海川心說這是幹什麼？」你是幹什麼的？隨便往裡溜達，這是大人的公館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海川一想：大人的公館？王府我也隨便走哇！海川不能跟人家官人著急呀，就說：「啊！我找個人。」這個官兵好鬧著玩，姓王叫王三。王三一瞧海川這樣，心說：噢，他可能找他媳婦，他媳婦在大人那兒當老媽子。「噢！你找你們家裡的？上北京城公館找去。大人現在是行宮，根本不帶女眷。走吧！走吧！」海川這氣：「你這叫什麼話？」海川一生氣剛要發作，劉俊從裡頭出來了。原來，上午大家分頭出去，都沒找到馬俊。哥七個現在回來六個了，唯有師弟夏九齡還沒回來。天已將明，大人催問了幾次，大傢伙兒也很著急。劉俊往外來是看看兄弟夏九齡回來沒回來，哪想到師父來了。這一來劉俊可高興了：「師父！」過來趴地上就磕頭。官人這還橫呢，一看隨行衛員伴著官老爺過來管這人叫師父，心說：壞了！這位可能是童俠客爺吧？

要是那樣可糟了。不過海川並不計較這些，伸手把劉俊攙起來問：「怎麼大人沒走哇？」「您往裡來吧。」沒人敢攔了。海川來到差官房，六弟兄都過來見過師父。把這事情一提：昨天晚上紅毛禿頭馬俊隻身行刺，大鬧清苑縣，結果讓賊人跑了，大人十分震怒。今天我們哥七個分七面，我師弟夏九齡奔的西北，我們都回來了，師弟沒回來。海川這麼一聽：「嗨，你們這叫什麼事呀？一個人怎麼能去訪案呢？一個人是死的，兩個人是活的。劉俊，你連執行公事的這個道理都不懂！」海川說完，把軍刃包袱往桌一擱：「如果大人問起我來，你就告訴說我回來啊。我找你師弟去！」說完，扭頭往外走。

劉俊心說：師父，您一人去，是公事還是私訪呢？真為師父擔心哪！劉俊一直把海川送到大門外。

海川出西門，越過關廟，直奔西北方向，可就找下來了。

天已經大黑了，眼前頭有片樹林。海川老遠地一看：打樹林裡頭出來兩個人，一眼就看出來了這裡有弟子夏九齡。兩個人一比腳程，那個人還沒有徒弟快，海川就在後頭跟上了。其實二小來到風雲莊，兩人分開了。一個去盜馬，九齡下院子，海川也跟著進院了。夏九齡藏起來瞧，海川也看見紅毛禿頭馬俊、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在這裡。胡說八道，海川並不生氣，人家背地裡罵我，那有什麼生氣的？誰讓我聽著呢！可是瞧徒弟有些受不了這氣了。

夏九齡亮傢伙，抖丹田一聲喊下去，當場動手叫人給拿了。馬亮出主意要宰，海川不著急，心說：小子！動我徒弟一根汗毛，我讓你們家立旗桿，傷我孩子一點兒油皮，我刨你們家祖墳！宰？我看著呢！你們誰動？果然這雷普讓底下人宰，人家底下人不下手。雷普接過刀來要下手，海川正要過去，雷煙來了責備了兄弟，把夏九齡押到了東院。海川暗暗地跟到東院看情況，他知道馬亮被雷大爺擻了，不會善罷甘休。果然，一會兒馬亮來了，直奔東房推門進去亮匕首，說了許多難聽的話。「啪」一舉刀，海川過來一伸手「鷹拿燕雀」，「砰」，中指一使勁，掐住他的氣喉他就暈了。到現在往地下一擲道：「看我是誰？」

「哎喲！童爺……童祖宗，您饒命吧！我這給您磕頭了，小孫孫馬亮給您磕頭了！」海川這人心軟，你要在海川面前發橫他不怕，你說軟話，海川就沒轍了。馬亮見海川軟下來了，兩手一撐地，他猛地往東牆上一長腰，「蹭」地一下就出去了。海川有心追他，又怕自己的徒弟再有意料，也就沒去追他。

再說馬亮越牆下來往正東，腳底下攢勁，急急似喪家之犬，忙忙如漏網之魚，他怕海川追上來。馬亮沒走了多一會兒，眼前出現了一大片樹林，他低著頭往樹林裡跑。樹林裡站著一個人，大高個，黑臉膛，腆著大肚子，一身青。綳帕纏頭，左右手拿著一對短把追風荷葉鏢，敞著懷，這肚子往前頂著勁。馬亮低著頭正撞著這個人的肚子上。馬亮「噎啞」往後一仰，「叭嘍」來了個大仰殼。他以為是童林，沒敢抬頭，「撲通」跪在這磕頭：「爺爺，您饒命吧！小孫孫馬亮給您磕頭了！」這位樂了：「哈哈……，師父您怎麼管我叫爺爺？」馬亮一抬頭：「小子，我怎麼管你叫爺爺？」蹦起來掄圓了給這大個兒一嘴巴。大個皮糙肉厚，也不在乎，挨了一個大嘴巴到樂了。

他把雙鏢往地上一插，跪倒了磕頭：「師父哎，您要生氣再打兩下！您叫我一聲爺爺，您就給我一個嘴巴。哈哈……我給您磕頭！」「起來！混蛋，你怎麼在這呢？」這個人姓郭，叫郭福，有個外號叫黑臉閻羅。他是馬亮的徒弟，專做黑道買賣，晚傍響出來半道劫財的，沒想到今天在這蹲著碰見馬亮了。他怕官人，他把馬亮當官人了。郭福把雙鏢撿起來：「師父，您幹嘛呢？這麼急啊？」「別提了！到樹林裡頭說吧。」他往後瞧，他怕童林追他。來到樹林深處，馬亮就把事情發生的經過全對郭福提了。最後又說：「姓雷的待我不仁，我就對他不義！我想嫁禍於他，把這夏九齡宰了，我讓他們老雷家刨墳掘墓，滅門九族。沒想嘿！這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把我給逮住了，摔了我一下。我不叫爺爺？不叫爺爺我就跑不了啦！」「師父，您哪，真是混蛋！」「你混蛋！你怎麼罵師父？」「不是我罵您哪，您放著有治死他的辦法您不治，還管他叫爺爺，嚇得撒腿就跑，這賴誰呀？」馬亮一聽：

「什麼？我有治死他的辦法？小子！你可不知道，劍山蓬萊島的站殿將軍，野飛龍雷普燕子坡多大本事！老軍師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傳奇的絕藝，結果都險些被童林給打死，養半年還沒好呢。我惹得起他嗎！」「師父，您身上帶的那東西。」「什麼呢？」「您看，您能忘了，緊背低頭毒藥釘，您為什麼不拿這打他呀？這個您最拿手的，上打飛禽，下打走獸，您這功夫太高了，您打死他算什麼呢？」「喲！孩子，我把這茬忘了。小童林不來便罷，若來必用這緊背低頭毒藥釘擒他。」剛說到這兒，樹林的道上走著個老頭，正聽見這句，打這樹林邊就過來了：「馬亮啊，不准你使緊背低頭毒藥釘。十年前你跟我說的什麼？」「啊？怎這麼巧哇？」黑臉閻羅郭福也傻眼了，馬亮也傻眼了。進來個白鬍子老頭，肋下佩著刀，一身藍，白剪子股的小辮，一部銀鬚，形神瀟灑，文縐縐亞賽教書的老先生一個樣。這個人就是柳影鄧玉的父親，寶刀手鄧龍鄧九公，此人好能耐。

原來馬亮在十年前跟雷普喝酒，喝著喝著，老賊馬亮就喝多了。他對雷普說：「兄弟呀！這一帶要說功夫好，數你們弟兄了。」雷普一擺手：「哥哥，我這能耐跟人家怎麼比呀！要說咱們大爺還湊合。要比起這位來……」

一豎大拇指：「也不行啊！」「誰呀？」「唉，鄧家莊的鄧龍鄧九公啊！使一口滾珠寶刀，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，那可是了不起的老班大人物啊！」馬亮一聽就說：「兄弟，你先給我熱著酒。我去把他宰了！」他站起來就走，直奔鄧家莊來了，來到鄧家莊跟人家一打聽，鄧九公在西口路北住。他上前去「啪啪」一叫門，時間不大，出來一位老管家：「找誰呀？」這個老頭六十來歲，銀白的鬚鬚。「喂，這是鄧龍的家嗎？」「啊，不錯，是呀！」「哈哈……你告他話，老太爺跟他借倆錢花！」「噢，您怎麼稱呼呀？」「姓馬，名字叫馬亮，有個外號叫一棵苗禿頭義士！」「您要借多少錢呢？」「十萬兩！」「您候著啊。」老管家轉身形往裡走，一直來到三道院客廳挑簾進來了，老俠鄧九公正在屋裡坐著呢。老管家把這事一說，鄧九公就琢磨開了：這馬亮會使緊背低頭毒藥釘，打上人，見血封喉。這是四川路的大賊呀！一輩子作案多了，害死的人不計其數。此人心毒手狠啊！今天怎麼拍門上我家來了？跟我借銀子。哈哈！這是何人唆使的呢？想至此處，鄧九公說：「你出去，這麼這麼……告訴他。」老人家答應：「好吧！」老管家出來了。到了門口滿臉堆笑，連連地作揖：「馬老義士爺，我把您這名字跟我家員外爺一提呀，嚇得我家員外爺抖衣而戰，直哆嗦。說您甬說借十萬兩，借一百萬兩，只要有就借給您。他讓我有請您呢！」馬亮有些猶疑：我的名兒有這麼大嗎？不管怎樣，我進去瞧瞧。

進了大門，老總管「吡啞」一聲響把大門關上了，這馬亮有點兒照影子：「你關大門幹什麼？」「您想，您到我家來了，把我家員外爺嚇得夠嗆，這要叫街坊、鄰居知道，我們還怎麼在這兒住哇！所以把大門關上，就怕人家進來看見。沒人的時候，我家爺給您磕頭都行！」「嗯，這還差不離。走，走，走！」一進二門，「吡啞」一聲響把二門關上了。「嘿，我說你關二門幹什麼？」

「不是磁實點兒嗎？家人們進來也不大好哇！您說對嗎？」「嗯……對，對，對！」來到當院了，老管家對鄧大爺說：「老爺子，我把馬亮這老兔崽子叫進來了。」「喲！怎麼到這兒變了？你？你敢罵我？」北屋裡有人說話：「哈哈……馬亮，今日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來到老夫的家中！」「喇」一挑簾子，老人家捋著銀鬚，邁步出去來，按著刀把往馬亮的眼前一站。馬亮一瞧傻眼了：「啊！你是鄧龍？」「沒錯！」「你不是嚇壞了嗎？」「誰說的？」「你家總管不是說，我這名……一報……你嚇得……動不了勁了嗎？借多少錢給多少錢，怎麼你……你沒有？」「噢，你這名兒一報，我當時給嚇壞了。後來我一琢磨不就是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這個臭賊嗎？我乾嗎這麼害怕呀？我一下又好了。」「嘿！不請大夫你就好啦！」「馬亮，少廢話！你到底見老夫幹什麼來了？」「真的！走到您這缺兩錢花。」「缺多少錢花呀？」「什麼……什麼有個一萬、二萬的就成！」「一萬、二萬的夠花嗎？」

「夠！夠了！我說要沒富裕一千、兩千也湊合。」「哈哈，一千、兩千的？」

「呵！一千、兩千的拿不出來呢，三五兩也湊合了。百八十兩也成，實在沒有了，咱也就算完了，我扭頭就走。我這麼大歲數了，我不能跟你一般見識！」「哈哈，想走？不容易吧！要想走也成嘛，把兩隻腳留在這。」「別！你這什麼意思？留腳我走了嗎？」「要不願意留腳也成，把腦袋留在這裡。」

馬亮一聽生氣了：「你打聽打聽，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，馬老太爺也不是好惹的！」「好啦，既然如此，你我當場一戰吧。」老人家一按滾珠寶刀，刀把「啞啞啞啞」金盪盪的聲音，龍吟虎嘯。老俠的寶刀一離鞘，一道寒光，馬亮的脖子後面冒涼風啊！馬亮伸手把雙鏢亮出來左右一分，上前一趕步，右手鏢見面門，左手鏢「喇」就一點。鄧九公拿刀一扇他，反腕子一掃膛，馬亮腳尖一點地，往起一蹦。鄧九公窩腰一腳，「砰！」把馬亮就踹出一溜滾去。想起來，焉得能夠？鄧九公來到且近，用腳尖一點馬亮的腰眼，「喇」這一下刀就來了，正挨著脖子。「哎喲！鄧老爺爺，您饒了孫子我吧！我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嘴上拔毛，我對不起您，老爺爺您饒命吧！」「馬亮！無緣無故地到我家中攪鬧，類似你這種臭賊，我不找你，你自己都得認便宜！你還上我這兒來？」

咱們是話應前言，你惦记留腿？你是惦记留腦袋？你要是想留腿，我就切腦袋，你要想要腦袋我就切腿，哪樣好？」「您全給我留下！爺爺呀，我給您磕頭了。我說我錯了，我下回絕不敢來了。我哪知道您老人家這麼好的能耐，您饒了我的命吧！」「你還借錢？」「我不借了，您白給我錢我都不敢要了。我有錢我應當孝敬您！」嗯，他說好話，老俠就下不去手了：「馬亮你讓我饒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這麼大的年紀了，我勸你苦海無邊回頭是岸，武林道上你也算老半大的人物了！你要不打算讓我宰你，成！你的緊背低頭毒藥釘從今以後不准使。你起個誓！」馬亮心說起誓不是白玩嗎？「我起個誓」。「起吧！」一抬腿，馬亮起來了，往地下一跪：「過往神靈在上，信士弟子馬亮今應老俠鄧九公之約，我永遠不使緊背低頭毒藥釘。今後不管在什麼地點，什麼時候，我要施展了緊背低頭毒藥釘，我叫人把我活埋了。」「把門開開，讓他滾吧！」馬亮如同大赦一樣：「我謝謝您啦，老爺子！」爬起來，趴地上磕頭，抱頭鼠竄，他跑了。

這件事情屈指一算，已經十年了。今天晚上，老俠鄧九公從這里路過，回風雲莊，正碰上郭福跟馬亮說這件事情，準備施展緊背低頭毒藥釘。老頭進來了，馬亮一瞧鄧九公：「哎喲，老爺子，您好！」「馬亮，十年前你在我家裡起過誓，不論在何時何地，不准再使用緊背低頭毒藥釘。今個背著老夫，你又要使用，你琢磨琢磨成嗎？！」「老爺子，十年滄海變桑田，時過境遷，這不是十年前啦，也不是您的府上，這是大樹林裡。依我說老爺子，馬亮不使緊背低頭毒藥釘不成了，這關過不去了。爺們，您高抬貴手吧！」

「哈哈……那你得跟我說說怎麼回事？」「您要問如此這麼這麼回事：現有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跟我作對，他馬上就追我來了。我徒弟郭福說了，不使緊背低頭毒藥釘我過不去這關哪！爺兒們，您多原諒吧！」「那您可起過誓！你還記著你這誓言嗎？」「老爺子，我早忘了。」老俠把臉一沉：「說！」

「我要再使緊背低頭毒藥釘我叫人把我活埋了。」「那好，現在你要使，我就得活埋你！」說著話一按刀把「啞啞啞」一聲響，滾珠寶刀亮將出來。「您說話埋我，請問您，您拿刀宰我，這行嗎？哈哈……您不能拿刀宰我，說的是活埋呀。」「那我活埋你！」「你不能拿刀刨坑吧！」老頭一想：到哪兒找把鐵鍬去呀？這黑臉閻羅郭福在旁邊搭茬了：「師父，哎……我這有哇！」

馬亮這氣呀，怎麼趕這時候你搭茬，掄圓了給郭福一大嘴巴：「小子，我抽你！你怎麼到這時候搭茬呀？」「您瞧，這不是鐘嗎！」郭福拿著短把追風荷葉鐘：「這能刨坑，也能埋您呀？」「小子，你怎麼想得這麼周到哇！我說這沒有刨坑的傢伙就完了，你怎麼搭這茬呀？」這馬亮要哭。老頭鄧九公也笑了：「哈哈……哎呀，郭福拿著鐘倒不錯呀！行了，刨了坑吧。」「好嘞。」馬亮說：「哎，你怎麼真刨坑呀！」「您當初不是說叫我將來抓把土把您埋了嗎？」

原來這馬亮教郭福能耐。一天，郭福請師父喝酒去，路上瞎嘮：「師父哎，您教我這黑道買賣，將來弄倆錢我好好地孝敬您！」「小子，我也這麼大的年紀了，有了今個，沒了明個，只要我一閉眼的时候，你能抓把土把師父埋了，你就算孝敬。」郭福記住這話。馬亮氣得直哆嗦：「我是說，我死了以後埋我。我現在還歡蹦亂跳呢，你就惦记埋我，你怎麼這麼孝順？！」

「活著埋，更來勁，哈哈……來吧。」「噼噼噼」，黑臉閻羅郭福的短把追風鐘很快，他又有力氣，三下五除二刨了個坑。郭福叫他：「師父，您看這坑刨的合適嗎？」馬亮這氣：「你准知道我要躺下呀？」老俠鄧九公這樂呀：「呵哈哈……馬亮哇，你徒弟太孝順你了！」「好小子！」馬亮把雙鐮亮出來左右一分：「姓鄧的，我要把你贏了，我重新刨坑！」「行啊！可我要贏了你，咱們這坑可就合適了。」馬亮往前一趕步，左手鐮見面門，右手一鐮，「喇」地一下，奔鄧九公的小腹就戳來了。老俠鄧九公跨左步跟右步，一閃身，刀背往外一掛，轉腰一腳，正踹在馬亮的心口窩上，還真巧！馬亮一軋，就掉到坑裡去了。黑臉閻羅郭福立刻鐘土就埋。老俠鄧九公寶刀還鞘，捋著銀鬚站這瞧著。正在這個時候，樹林的南頭有人樂：「哈哈！」

老俠鄧九公飛身打樹林裡出來了，等到了樹林南邊，抬頭往四外看，微風搖動樹葉，不見人影。老俠鄧九公納悶：這人哪兒去了？自己可從樹林外頭又進來了。就這麼一會工夫，到了坑前一瞧：馬亮的雙鐮沒有了，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叫他徒弟郭福給救出來，爺兒倆逃跑了。鄧九公從樹林出來，琢磨上了：樂的這人是誰呢？這一樂不要緊，叫馬亮溜了！不然的話我就在這看著，我也知道郭福這一切都是假的，他為救馬亮也不容易呵！

老俠鄧九公離開樹林直奔風雲莊。回到家裡頭，家人還沒睡呢。「老爺子您回來啦！咱們少爺白天騎著千里雪內一盞燈出去，直到現在還沒回來！」

「噢。哪去了呢？」「老爺子，我說這話您……唉，風雲莊老爺的家人給送了信來，叫他們的少爺雷寶給劫去了。」「這叫什麼事呀？好吧！我出去看看。」鄧九公剛走到風雲莊的街口，影綽綽看見街裡頭一個小孩拉著馬出來，是柳影鄧玉。老俠說了一聲：「鄧玉。」哎喲！可把鄧玉給嚇壞了。再說鄧玉這小孩很聰明，他從馬號進去，果然在牲口棚內發現了千里雪內一盞燈。雷寶不騎了，也把馬拉到了家裡槽頭上。但是他家裡有好多的馬呀，好麩好料拌好，這些馬都要吃。敢情那千里雪內一盞燈不讓它們吃，誰吃咬誰。

本家的這些馬有些不樂意呀，大家合到一起踢它。沒想到千里雪內一盞燈挺厲害，一抬屁股，一杓騷子，「噼裡啪啦」把老雷家的這些馬都給踢一邊去了。這個時候鄧玉來了，千里雪內一盞燈一看鄧玉，那意思很委屈。鄧玉過來給它胡擻胡擻腦門，然後把它那四個蹄一個一個抬起來，拿棉花一包，用麻繩係好了，不讓馬有響聲。千里雪內一盞燈善通人意，它知道主人的心，慢慢地走。鄧玉到馬號把門打開，拉著馬出來，一直奔家裡去。老人猛地一喊，鄧玉瞧見了：「爹爹！」「你這是幹什麼呢？」「您別提了！孩兒很喜歡您的馬，趁著您今天不在家，我想騎騎。沒想到，我正騎到風雲莊的東北大樹林兒，打樹林裡出來個大褂，罩著了我的馬頭，我摔下來了，是鐵爪貉子雷寶！我過來一叫哥哥，給他一還禮，他硬說咱這馬是他的，我說這馬是我們的。我要跟他打，又打不過他，我這才想到晚上偷馬。巧遇隨行衛員夏九齡，我們哥兒倆拜了把兄弟。「哼！為父不在家，你竟敢背著為父胡亂而行。回家吧！」「是！」鄧玉把這棉花、繩都取下來，一騙腿上了屁股股馬，自己回家了。

老俠鄧九公來到雷家門口，輕輕一叫門，底下人把門開了：「哎喲喝！鄧老爺子來了。」「噢，你們家有什麼事嗎？」「老爺子您快去看看吧！誰不知道殺官情同造反，我們二爺竟敢作主殺官人。您說這不是閉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，很好的日子不能很好地過嘛！」老俠鄧九公點了點頭：「好吧，我到裡頭看看。」「您請吧！」越過前層院，到北大廳挑簾櫳進來，雷煙跟雷普這哥兒倆正說話呢。就聽雷大爺說：「老二呀！你也是六十多奔七十的人啦，好和霽，是和非你也應當分清了？咱們不能得罪官人哪！馬家爺兒們在保定府清苑縣行刺，人家官人跟蹤至此捉拿要犯，你還要拒捕官差，要殺官人，這多危險哪！咱們可是奉公守法的安善良民。我問問你，殺官情同造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馬亮叔姪安的什麼心，難道你看不出來嗎？！」紫面豹子雷普低著頭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，大爺這兒正數落老二呢。鄧九公進來了。「哎喲喝，您來啦！」雷大爺過來行禮。雷普也行禮：「哥哥，您坐下吧。」鄧九公擺手說：「先不忙。老二呀，我也勸勸你！你在風雲莊一帶跟著你哥哥，可以說是保障一方了。但是，類似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他絕不是好人！剛才我到樹林邊上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隨行衛員辦差官童林童俠客爺已經來到風雲莊。咱甬說跟人家動手，跟人家一瞪眼，就是拒捕官差！一，咱們惹不起；二，咱們的家就完了。你跟你哥多年創這個家也不容易！再說回來，賢姪雷寶要看著哥哥我那馬好，他可以要去。為什麼鄧玉騎著馬走到半道上，他把馬劫去呀！這是什麼行為？」其實，這件事情雷普不知道，更甬說雷大爺了。雷普一聽就火了，把眼一瞪說：「我說姓鄧的，你怎麼還往我腦袋上扣屎盆子？我兒子再不好，也不至於動你的馬呀？你們家的孩子淘氣，到了現在嫁禍於人，說我家孩子不好。你又跑到我哥哥這裡挑撥我們弟兄不和。姓鄧的，今後我的家你少來！」鄧九公用手點指：「我兒子剛在你家把馬匹盜走，鞍轡嚼環還在你家擱著呢，你怎麼還不承認？！子弟不良，你應當好好地教育，哥哥我從不護犢子。還有，二弟，咱們交朋友幾十年啦，我什麼時候挑撥你哥哥跟你不合了？你們兩人的品德不一樣。」「呸！姓鄧的，你欺人太甚！來，看我的軍刀！」說完，雷普來到院中高聲喝喊：「姓鄧的，你出來！」大爺急喊：「二弟，你這是幹什麼呢？怎麼跟哥哥這樣無禮啊？」「哥哥，你別管！姓鄧的，亮你的刀！二太爺今天鬥鬥你！」其實雷普是惱羞成怒哇！

老俠來到當院往這一站：「老二，你還要動手？！」心說：我閉著眼都能贏你。「嘩啦」一聲響，雷普的三節棍蓋頂就砸。老俠鄧九公跨步一閃身，人家不亮招，也不還招，雷普頭一棍就打空了。接著，雷普棍頭往地上一打，一翻腕子對準鄧九公右面太陽穴反棍砸下來。老俠鄧九公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躲，棍又走空了。這棍頭一點地，「啪」一抖腕子，又回來對準鄧九公左面太陽穴又打下來了。老俠往下一矮身：「你停住！雷普哇，我拿你當我親兄弟對待，沒想到你偌大的年紀如此不知好歹！愚兄讓你三招，不過是手足之情！再要動手，休怪老夫無禮！」「姓鄧的休要口狂！」「嘩啞啞」一抖三節棍。就在這時候，東角門邊有人喊：「雷普，拒捕欽差，真乃大膽！」